

地球南端的東方印象—— 阿根廷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的回顧與展望

■ 吳侃娟

地球彼端的阿根廷，藏有一座收藏東方瑰寶的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創立於1965年，將近一甲子暫居於一座歐式建築的埃拉蘇里斯宮（Palacio Errázuriz）；歷經18年對外關閉，卻能「閉而不休」持續推廣東方之藝術與文化。直至2022年12月甫才遷入全新的波赫士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Borges），以「東方萬象」（Oriente Todo）展覽揭開嶄新篇章。本文旨在向讀者介紹該館之創建歷史、收藏來源，及如何走過長年閉館的困境，其應變策略為何？當重回大眾視野，又有哪些突破及新的挑戰？（圖1）

創建時空背景

十九世紀末阿根廷隨著經濟蓬勃發展，東方藝術開始受到收藏家的青睞與重視，而這股興起的收藏風氣更與歐洲上流貴族的審美意趣相關。二十世紀初富饒肥沃的彭巴（Pampa）草原，一度成為世界的「糧倉肉庫」，為阿根廷的地主們帶來源源不絕的財富，當時法國曾流傳一句「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riche comme un argentin*）的形容，足以表示阿根廷資產階級傲人雄厚的財力。來自世界各地的古董、藝術品、珍奇異寶開始大量地湧入被譽為「南美洲巴黎」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其中不乏來自歐洲的東方珍品。當阿根廷的資產階級與歐洲貴族密切往來，不論是相互貿易通商或是長期旅居於歐洲當地，潛移默化下開始效仿其奢華的消費方式及收藏品味。富有的阿根廷人更邀請知名的法國建築師設計建造豪華的住宅，開始購置收藏充滿異國風韻的藝術品，除了作為室內擺設

外，更用以彰顯非凡的身分品味。¹

此時，東方藝術珍品在當地被視為形塑「類歐洲」品味的奢華物件，其藝術、宗教、文化之內涵卻被模糊淡化。直至1964年一群熱愛東方藝術的收藏家、專家學者和藝術家所成立的「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之友協會」（*Asociación Amigos del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支持推動下，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於1965年正式創立，成為阿根廷首度致力於收藏、保存及推廣東方藝術文化的機構，並積極回應社會大眾對認識東方藝術與文物之興趣及需求。1966年對外開放，在其臨時館址埃拉蘇里斯宮²的一樓，展出了由日本大使館捐贈的一系列微雕工藝品，也自此展開五十六年的寄居時光。1967年與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締結姊妹館，1968年印度女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1917-1984*）並曾參訪該館。而館藏品也日漸充實、迎來參觀人潮，並與各博物館、大使館、民間機構建立良好的互動交流。³



圖 1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在其新址波赫士文化中心「東方萬象」開幕展一景 Kaloian /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la Nación 攝 取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MRrvMn> (CC-BY-SA 4.0)，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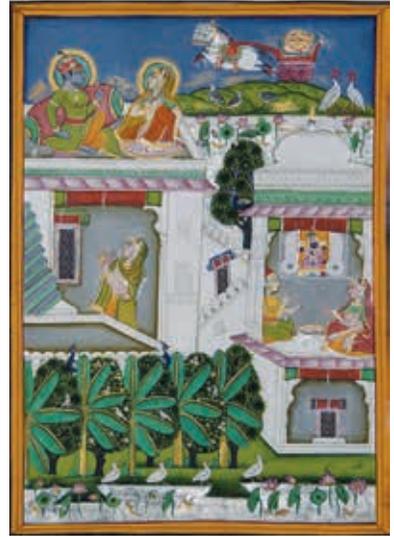


圖 2 19 世紀 印度細密畫 ©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mnao.cultura.gob.ar/coleccion/#pid=4>，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圖 3 荷西·托雷·貝爾圖奇收藏家肖像 ©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阿根廷文化部官網：<https://reurl.cc/7k2rab>，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0 日。

有意思的是，該館對於「東方」的界定，將既非「歐洲」亦非「美洲」的地理區域，謂之為「東方」，乍看不甚合宜卻又真實呈現在地的「他者」視角。也因此，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不僅是推廣保存來自亞洲的藝術珍品，更擴及至非洲、大洋洲區域，儘管館藏作品主要來自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古波斯帝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家，至今計有 3000 多件藏品，其類型涵蓋繪畫（圖 2）、雕塑、日常或宗教物品、樂器、瓷器、衣飾、家具及攝影作品等。

主要館藏來源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館藏主要來自於荷西·托雷·貝爾圖奇（José Torre Bertucci, 1888-1970）（圖 3）的收藏。托雷·貝爾圖奇為阿根廷著名的音樂家、教育家及收藏家，其過人的才思、敏銳的觀察力及慷慨的人格特質，使他得以在多元的藝術領域脫穎而出。他就讀國家

音樂學院，二十一歲時榮獲鋼琴作曲優等獎，取得前往歐洲深造的機會，展開精彩豐富的遊歷，對藝術的熱愛也日益強烈，並著手蒐集來自歐洲和東方的異國珍品。托雷·貝爾圖奇先生不僅講究藏品的存放方式，對其功能用途、背景來歷更是仔細探尋考證，亦曾親筆註記有關物件流傳的趣聞軼事。

托雷·貝爾圖奇先生捐贈給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品約 1900 多件，其中有日本的陶瓷、象牙雕、版畫、漆器等，中國的陶瓷器、鼻煙壺、扇子、服飾配件，或是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宗教雕像，甚至包括一件超過兩千多年歷史的埃及護身符等。

曾任國家裝飾藝術博物館（Museo Nacional de Arte Decorativo）之友協會主席的胡安·卡洛斯·阿烏瑪達·塞雷（Juan Carlos Ahumada Seré），認為托雷·貝爾圖奇的收藏起於對博物館的憧憬，亦是其最終之目的。他投注大量時間、精力，致力於收藏、保存和研究這些珍貴的藝術品，最後並未以私人財產存放，而是作為公共財產慷慨地捐贈給國家，嘉惠於後世，讓更多人認識欣賞這些難得的藝術珍藏。⁴

18 年閉館修煉之攻略

2001 年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迎來近 18 年的寒冬期，對外長期關閉位於埃拉蘇里斯宮一樓的臨時展廳，各種揣測也隨之而來。據媒體報導，近 400 件藏品離奇消失，又因狹小擁擠的庫房、藏品保存方式陳舊不當，導致清點編目數量有誤等。

當博物館正值擴充典藏數量、提升展覽及研究質量之際，本應積極找尋合適的總部據點，迎向改革轉型期，此次危機卻讓原本的困窘更為顯著，侷促的展示空間、短缺的預算、匱乏

的人力，以及未有相應的配套措施，僅憑靠著少數員工勉強維持。儘管如此，博物館業務並未就此停擺，該館人員仍於閉館期間積極響應文化部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將館藏重新編目並線上數位化，⁵ 開放公眾查詢，且透過社群帳號與公眾保持互動交流。終在博物館團隊及博物館之友協會的努力不懈下，得以「閉館而不休館」，尋求外部機構場館的合作及資源，分別在國家裝飾藝術博物館、格拉斯宮（Palais de Glace）、國家藝術基金會（Fondo Nacional de las Artes）舉行小規模的特展。

2017 年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迎來新任館長露西歐·玻芙（Rocío Boffo），自上任起便積極規劃合適搬遷的總部，推動各項教育推廣活動，尋求新的轉型。如公眾項目「東方所在」（Oriente en）計畫，打破空間場域的限制，將東方文化擴展至不同公共藝文展示場域，配合相應的主題與需求，強化與各機構空間的合作及聯繫，觸及新的觀眾群，包含音樂與舞蹈表演、講座論壇、工作坊及因應節慶的各種系列活動。例如 2018 年的博物館之夜在國家裝飾藝術博物館舉辦印度傳統舞蹈表演（圖 4）；在阿根廷國



圖 4 印度傳統舞蹈演出活動照 取自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mnao.cultura.gob.ar/noticia/programa-oriente-en/>，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1 日。



圖 5-1 有關長青日照中心參觀「絲綢之路」特展 取自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mnao.cultura.gob.ar/exhibicion/la-ruta-de-la-seda/>，檢索日期：2023年4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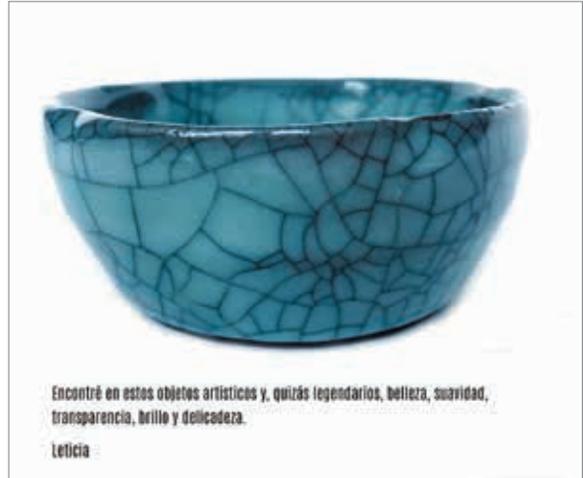


圖 5-2 參訪觀眾萊蒂西亞寫下對該展品的註解：「在這些帶著傳奇性的藝術品中，我看見了美，它既溫潤，且透亮細膩。」取自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mnao.cultura.gob.ar/exhibicion/la-ruta-de-la-seda/>，檢索日期：2023年4月23日。

家參議院規劃「東方文化產業」之系列講座，探討韓國流行音樂起源及現象、印度電影產業、日本漫畫等議題；或曾在雷柯塔斯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Recoleta）舉辦日本漫畫工作坊等，以小型的戶外展演活動或教育工作坊主動親近社區民衆，促進在地參與及連結。

並透過微型的「快閃」展，以小規模的展覽、短期的方式，自成一新的敘事文本，如「絲

綢之路」（La ruta de la seda）特展探討東西商貿、文化、宗教之交流影響，展期僅為一週。當週並適逢「國際老人日」，邀請長青日照活動中心在參訪該展後，寫下對這些異國展件最直接的想法與反饋。（圖 5-1、5-2）

從「想像的東方」再出發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終於在 2019 年對外重新開放部分展廳，推出各項精彩展覽，如「想像的東方」（Oriente es imaginario）特展，突破對東方世界既有的迷思、偏見及想像，進而走入具體物件中所傳遞之傳統、歷史和美學價值；「Chadō：茶道與四季文化」（Chadō：el camino del té y la cultura de las cuatro estaciones），從日本茶道中體驗四季之更迭，領略茶道「和敬清寂」四大精神。於 2020 年農曆年節應景推出「祥鶴獻瑞」（Las grullas del buen augurio）特展，精選富含吉祥寓意的文物，以「福」、「祿」、「壽」等圖樣紋飾，邀請觀眾認識美好豐富的喜慶意象。（圖 6）



圖 6 「祥鶴獻瑞」展覽陳列櫃 取自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mnao.cultura.gob.ar/exhibicion/las-grullas-del-buen-augurio/>，檢索日期：2023年4月23日。



左圖 7 週三典藏特輯，介紹白菜造型的鼻煙壺。取自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方 Instagram@museooriental：https://www.instagram.com/p/Cej3lqcJWO5/?igshid=NTc4MTlwNjQ2YQ%3D%3D，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7 日。

右圖 8 館方超級導覽員千里眼、順風耳現身於即時動態報導最新活動現場。取自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方 Instagram@museooriental 限時動態，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7 日。



好景不常，受全球疫情影響下，2020 年 3 月 12 日阿根廷國家文化部下令關閉所有國立博物館，相關公共活動一律無限期停辦。對多數博物館是新的挑戰，但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早在各種磨難中，提前修煉完成，疫情來前已積極著手經營官方社群媒體，與觀眾保持互動交流，並開發多元豐富的線上推廣活動。

如 Instagram 的主題標籤 #MiércolesDeColección（週三典藏精選）（圖 7），精選館藏展件，以淺白易懂的方式介紹其起源來歷及欣賞要點；#BonusDeColección（館藏特輯）為週三典藏精

選的福利延伸，對文物內容加以深化，後製成動態影片；#5Datos 以五項重要提示，讓觀眾迅速掌握其入門途徑；#TrastiendaMNAO（幕後直擊），介紹博物館不同專業領域，讓工作人員從幕後走到幕前。另外，館藏的千里眼和順風耳漆木雕像，更搖身一變成為博物館的超級導覽員，化名為 Ricardo（里卡多）和 Rubén（魯本），與觀眾進行藝術猜謎遊戲，以談諧逗趣的對話形式介紹博物館大小事，深受年輕觀眾的喜愛。（圖 8）

東方萬象：嶄新的氣象和挑戰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的新址終於塵埃落定於波赫士文化中心二樓的第三展館，去年 2022 年 12 月 8 日以「東方萬象」新展開啓序幕；另一平行特展「探尋東方之幽光」（*Calcar destellos de un Oriente*），則以當代藝術家重新詮釋館藏的藝術作品為主，開館時間為週三至週日下午二點至下午八點，且免費入場。

有關「東方萬象」一展，不僅回溯 1965 年博物館對「東方」的定義，亦是 2019 年「想像的東方」之深化延續，以全新的展示詮釋方式，再次呈現在大眾面前。這也意味著 *Oriente*（東方）一詞，在不同的歷史脈絡、地理位置下，再次形成認知定義上的差異。即便是同為西語國家，二十世紀阿根廷所理解的「東方」，除繼承歐洲約定俗成定義外，其指涉範圍更延伸至所有「非西方」的文化，誠如館長玻芙所言：「這是半個地球的博物館，它的藏品涵蓋西方建構非西方的一切，這就是為什麼它納入了非洲和波里尼西亞」。⁶ 並強調此次的開館，對於博物館團隊而言，更是實現了五十多年來的盼望，其首要任務將重新省視館藏品、構思全新展覽、引入不同的詮釋方式，並提供更為友善的參觀空間，走進多元的觀眾社群。

該展展出近 200 件作品，包羅了來自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土耳其、亞美尼亞、古波斯帝國等地的藝術品，包括繪畫、牙雕、樂器、漆器、陶瓷及紡織品等。邀請觀眾一起反思西方對東方建構之想像？又如「東方」一詞將喚醒哪些偏見和形象？那麼「此處」的博物館將以何種方式呈現詮釋「彼處」的文化？換句話說，該如何從地球的另一端構想遙遠的「東方」藝術？

展覽一開始，迎來一對被稱為「佛狗」（*Perros de Fo*）的陶瓷雕石獅（圖 9-1、9-2），



上圖 9-1 展示於入口處的一對明代陶瓷雕石獅子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Federico Lo Bianco,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下圖 9-2 展覽入口處提供觀眾觸摸石獅子複製品 Kaloian /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la Nación 攝 取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RvA1ze> (CC-BY-SA 4.0)，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圖 10 18 ~ 19 世紀 印度油燈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Federico Lo Bianco,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圖 11 該展櫃呈現物件的來歷遊程 Kaloian /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la Nación 攝 取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WDjEpD> (CC-BY-SA 2.0)，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用以呼應唐人街入口兩側常見的吉祥瑞獸；緊接者，走入「我們所建構的東方世界」單元，映入眼簾的是三個屏幕輪放著〈阿拉丁〉、〈功夫熊貓〉、〈印第安納瓊斯〉、〈功夫小子〉、〈北非諜影〉等電影片段，一系列影像投射了西方對東方世界的既定形像。玻璃櫃的展示品呼應了電影敘事，一個帶有面紗及鈴鐺的印度傳統娃娃、一個可許願的印度油燈（圖 10）、一對古代波斯帝國的頭盔，以及十七世紀的日本武士服，藉以揭示東方充滿感性、神秘、武術世界的奇幻色彩。

隨後，「物件的旅程」單元（圖 11），則追溯館藏物件的歷史軌跡，它們可能來自中國、韓國、日本或印度，分別在不同的港口起航，卻隨著商船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港口；有些在抵達阿根廷前，已曾停泊於歐洲一段時日，爾後成為收藏家或旅行者「傾心好奇」的物件而來到於此。展櫃中的文物，有的傳遞了家族的移民記憶，抑或是重現當時歐洲審美傾向的異國珍品，與此同時，該單元也特別向捐贈了大部分館藏的托雷·貝爾圖奇收藏家，再次致敬。

在策展單位的引導鋪陳下，觀眾將正式走



圖 12-1 清 人物象牙球雕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Leandro Allochis,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圖 12-2 19 世紀 日本 龍蝦象牙雕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Leandro Allochis,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左圖 13 清 點翠髮飾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Leandro Allochis,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右圖 14 19 世紀 日本漆器盒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Leandro Allochis,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入西方對於東方所建構的印象，分別以「時間中的細節」、「日常的靈性實踐」、「東方即是感官」、「自然的多重樣貌」，四大單元所組成。

「時間中的細節」展出了奇巧雅致的象牙雕刻（圖 12-1、12-2）、點翠飾品（圖 13）、日本漆器（圖 14）及書畫作品，呈現東方文化於細

微處見其精神之內涵，及精湛工藝下所蘊涵的時間和耐心。有意思的是，我們將鬼斧神工的象牙球稱為「鬼工球」，而當地卻因其慢工費時而名為「耐心球」（*Esferas de la paciencia*），反映了彼此理解的差異性。此外，並邀請觀眾利用現場觸控互動裝置、放大鏡，仔細探尋物件暗藏之精妙。

「日常的靈性實踐」（圖 15）單元，以錄像作品陳述東方社會在日常實踐各種與信仰相關的慶典活動、儀式及教條，並展示了多元宗教的藝術作品，不論是伊斯蘭的祈禱毯、印度象

神（圖 16）、日本佛壇等。其中陳列了一尊可讓觀眾實際觸摸的佛頭雕像，其語音導覽更解釋了佛陀為何半閉著眼？是在冥想、沉睡，或是已入涅槃，以及其螺狀髮型之緣由？



左圖 15 「日常的靈性實踐」一景 取自於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mnao.cultura.gob.ar/exhibicion/aproximaciones-a-oriente-todo/>，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右圖 16 19 世紀 印度象神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Federico Lo Bianco,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圖 17 展櫃陳列日本服飾、配飾等。Kaloian /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la Nación 攝 取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OVd0Eg> (CC-BY-SA 2.0)，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圖 18 玉蟋蟀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Tomás Dotta,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圖 19 江戶時代 (1603-1868) 日本 法螺貝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藏
Fotografía: Federico Lo Bianco, 2022. ©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東方即是感官」單元，西方文化認為東方意象是深邃細膩的，且注重五感之體驗和美學。(圖 17) 展櫃陳列了一系列與服飾配件相關的展品，如日本和服、扇子、頭巾、面紗、鞋類等，並開放觀眾實地觸摸織品的紋理，抑或嗅聞咖哩、薑黃、孜然等多元「異國」香料，刻意營造東方市集繽紛多彩的樣貌，觸引多元豐富的感官體驗。「自然的多重樣貌」，該單元則描述農耕社會的先民對於日夜星辰、四季更迭的細微體察，如何順應節氣，尋求人與自然之和諧，並以四幅日本浮世繪作品與之呼應，藉此隱喻人生在流轉中的滋長流逝。另一展櫃則陳列以自然為取材之作品，如昆蟲造型的玉蟋蟀(圖 18)、法螺貝殼製成的樂器(圖 19)等。

最後，藉由阿根廷詩人胡安·勞倫蒂諾·奧爾蒂斯(Juan L. Ortiz, 1896-1978)〈走向河流〉(Fui al río)一詩體現東方「物我一體」之精神，為該單元畫下完美註解。

順著展覽的結束則轉進「探尋東方之微光」特展，展出臺灣藝術家 Aili Chen 和阿根廷藝術家約翰娜·威廉姆(Johanna Wilhelm)的藝術作品，雙方皆以紙張作為創作媒材，從館藏作品汲取創作泉源與靈感，進行個人獨特的詮釋，帶領觀眾走進光影虛實的遊戲空間，重新建構自身與東方文化的交互關係。(圖 20)

本次展覽規劃共融體驗空間，打造友善的展示場域，除了互動探索、觸碰區，亦提供手語的視頻、點字手冊、免費語音導覽，展櫃設計並特別考量兒童、輪椅使用者的視線高度，積極落實文化近用權。並配合該展舉辦「著裝日本」(Vestir Japón)活動，民眾可親自體驗試穿日本服飾，感受其特殊材質。(圖 21)

結語

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創立至今五十多年，面臨近二十年的閉館，長期隱身於一座歐式豪宅內，提前成為一座「沒有參觀者」的博物館，直至去年 12 月擁有屬於自己的總部和嶄新的空間。然而，該館卻能運用最低限度的資源，積極尋求外部機構的交流合作、借助其他社會資源、主動走出展館，讓館藏得以有機流動的形式，現身於不同公共藝文展示場域，持續發揮其效益，傳遞文物之能量與價值。

2022 年以「東方萬象」一展作為新的起始和契機，回顧西方世界既定的東方形象，邀請當地的民眾「走入想像」、「認識想像」、「解構想像」，而接近真實，從有形的物件中參照自身經驗，建構新的觀點和看法，從旁觀者的



圖 20 藝術家 Aili Chen 以紙為媒介創作的裝置藝術品 取自阿根廷文化部官網：<https://www.argentina.gob.ar/noticias/enero-en-el-museo-nacional-de-arte-oriental>，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角度化為投入的參與者，進而獲得「立體化」的觀賞經驗。也因此，一座位於阿根廷的「東方藝術博物館」，其存在絕不僅是推廣東方藝術文化，更是破解頑固的既定想像，讓在地的觀眾社群走進差異，透過飽具文化量能的館藏品開啓社會大眾的包容力及創造力，進而落實博物館肩負的公共性使命。

當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重回大眾視野，勢必迎來相應的改革，如該館負責綜合規劃項目的托馬斯·多達（Tomás Dotta）先生表示，⁷如何從「游牧」式的工作環境，開始「立居」於實體空間，首要任務即是加強第一線人員訓練、進行觀眾滿意度研究調查、設計規劃多元的公

眾活動，並且增設媒體事務聯絡窗口、教育推廣小組。更重要的是，持續提升研究量能，針對乍看為數不多，卻文化跨度三大洲的藝術藏品，進行更精確深入的研究，以更適切且有效地向公眾展示推廣。新的開始，新的挑戰，而該館團隊所展現積極、向上的動能和決心，確實可鏡、可敬！

本文承蒙阿根廷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Tomás Dotta先生及Estefanía Rouco女士取得相關資料及圖片，特申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



圖 21 「著裝日本」的活動照片 取自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mnao.cultura.gov.ar/noticia/vestir-japon/>，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註釋：

1. Florencia Rodríguez Giavarini, "The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in Buenos Aires: From European Taste for Oriental Art to Genuine Interest in the East," in *Asia Collections Outside Asia: Questioning Artefact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Museum*, eds. by Iside Carbone and Helen Wang, *kunsttexte.de/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no. 4 (2020): 1-6, accessed April 1, 2023, <https://reurl.cc/7RaG3l>.
2. 埃拉蘇里斯宮為阿根廷國家裝飾藝術博物館的總部。
3. "Cinco décadas de arte oriental," Ministerio de Cultura Argentina, accessed April 5, 2023, <https://www.cultura.gov.ar/noticias/cinco-decadas-de-arte-oriental/>.
4. "Quién fue Torre Bertucci, el coleccionista que donó casi 2 mil piezas al Museo de Arte Oriental," Ministerio de Cultura Argentina, accessed April 5, 2023, https://www.cultura.gov.ar/quien-fue-torre-bertucci-el-coleccionista-que-dono-casi-2000-piezas-al-museo-de-arte-oriental_3219/.
5. 阿根廷文化部數位典藏系統網站 (Colecciones Nacionales Argentin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la Nación) <https://conar.senip.gov.ar/> (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0 日)。
6. María Paula Zacharías, "Después de casi sesenta años, el Museo Nacional de Arte Oriental estrena su primera casa propia," *La Nación*, December 7, 2022, accessed April 5, 2023, <https://www.lanacion.com.ar/cultura/después-de-casi-sesenta-anos-el-museo-nacional-de-arte-oriental-estrena-su-primera-casa-propia-nid07122022/>.
7. 摘錄於 Tomás Dotta 先生接受筆者線上視訊訪談內容，2023 年 4 月 25 日。